



绝代剑客

台湾

上官鼎著

花城出版社

台湾·上官鼎著

绝代剑客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冯沛祖

封面设计：廖 铁

绝代剑客

[台湾] 上官鼎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长沙县印刷四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.625 印张 510,000 字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2184—4

I·1880 上、下册定价 24.3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剑泻银蛇，拿起风雷，一代少侠，满身血污创伤，在猜疑、诡谲和霸道的武林中挣扎。师仇、清理门户和阻止凶残的七星帮成立这样常人不敢企望的重任，恰好落到年仅十六岁的伍少琪肩上。而仇敌，正是武林四大门派之一的武当派掌门人——他的师伯金龙子。

他历尽艰辛找到了生身父亲，而父亲——一代剑雄伍银昆，却向他举起了无情的剑，要他自我了断，以正祖宗清誉。原来一粒“如意消魂丸”，使伍少琪坏了爱慕他的女侠贞节。生命垂危间，一齐暗恋着这位“淫徒”的华山派掌门人白素华等四位妙龄少女，悲声哀切，纷纷的朝其父跪下求情……

此书乃五绝：剑绝，情绝，艳绝！

十 剑未飞霜魂先断

老宗巴冷笑连连，傲然上前三步，双臂一阵伸缩间立又粗如碗口，通红似烙铁。

伍少琪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战，此刻，他明白了，三十年前，天外七魔竟不敢小看他，其原因是老宗巴有这一宗绝门货，使天外七魔不无忌惮，才不敢小视他，而任由当时的华山掌门人一语解纷。

正当此时，五狼婆婆气急败坏的跃了过来，面上，露出慌急的神色，一面暴声喝“退”，一步抢身挡向伍少琪身前。

五狼婆婆抢身一挡，伍少琪不由面色惊变，他乃是一代奇侠，纵然面地强敌，也应该由自己动手。

他怎能不顾老婆婆的危险？但他也不能不退？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伍少琪如言飞退，但他双掌倏飞，早将十二成天罡神功发出，并且，也一面出声喝五狼婆婆“退”，不待老婆子抢到他面前，就先出手攻向敌人。

这一着，大出老婆子所料，老婆子何等时候？见伍少琪抢先出手，蓦地一声嘿，点足倒飞。

两道淡淡的清烟，快似闪电，一退就倒飘了八尺。

两人并肩而退，四只闪光神目，半下都不敢瞬，瞪视着敌人。

伍少琪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了，一日之间，功力大进，十二成天罡神功的盖世神掌——天罡掌劈出去。

我的天，瞬时之间，雷声“隆隆”砂飞石走，与老宗巴的

邪门毒掌结结实实的对了一下。

这一掌，天罡掌发挥了精奥不可思议的妙谛，但听一声天崩地裂的暴震，落地的伍少琪只觉心气浮燥，几乎立足不住。

同时之间，一股热浪拂面涌至。

五狼婆婆银发倒飞。

对面，老宗巴双足猛塌，立足处苍岩变成齑粉，双足深陷半尺。

事实还不止此，老宗巴连退了三步，也踏了三个深深的足印。

老宗巴两只怪眼睁得像对烧红了的火珠，吐着熊熊的怒焰，紫袍鼓涨如风车，长脸凭空长了两寸。

他一连嚎喘了两口大气，反袖一挥，地覆大师慌忙迎了上来，必恭必敬的说：“祖师，您老人家伤啦？”

“嗯——”老宗巴怪眼一翻，长长的哼了一声，地覆面色大变，慌忙的垂首躬身肃立。

老宗巴一哼之后，望望伍少琪，突然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地覆，回去！”

地覆大师恭声应命，一招手，驾车的红衣喇嘛驰车而至。

老宗巴没有立即上车，猛抬头，狠瞪愕然不语的伍少琪同五狼婆婆一眼，愤然说：“有你们在，塔尔寺门人自今而后永不再进中原一步。”

老宗巴转身想走，伍少琪突然踏前一步，低嘿一声，将老宗巴喝住。

老宗巴一转怒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认为老衲真的怕了你？”

伍少琪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大师说得好轻松？伍某有两事请教。”

“说！”

“第一、令高足铁天威是否也永离中原武林？”

“当然，老衲立传法旨，着他返塔尔寺。”

“第二、家父因何去世？”

老宗巴周身微颤，沉吟一下，说道：“这个，老衲也说不上，你不妨回雪山问问你师叔雪山人屠。”

伍少琪切齿悲声说道：“假如家父的去世与令高足铁天威有牵连呢？”

老宗巴微作沉吟，点点头说道：“你上塔尔寺来，老衲还你个公道。”

“好！请便！”伍少琪双手一拱，大大方方送老宗巴。

五狼婆婆张口欲言，终于忍住，面上，微露焦色。

老宗巴在地覆大师随扈下，驾两乘八骏飞车，扬起滚滚黄尘，消失在旷野中。

伍少琪转面，问五狼婆婆道：“婆婆刚才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！”

“孩子！唉！晚了！今天放走老宗巴，将来后祸无穷。”

“晚辈不解，请婆婆明谕。”

“老宗巴对那宝贝徒弟铁天威最是护犊不过，姓铁的既被你师叔‘金龙子’网罗了为‘七星帮’效命，他此刻热衷于中原文物，然是他师父传命令他返塔尔寺，表面上，他不敢违抗师命，事实上，金魔行踪飘忽，传命之人，到哪里去找铁天威？”

“就算有一天找上，那时候，铁天威坏事已经做尽，退一步说，金魔会放他走吗？就算放他走，金魔是何等心机之人，那时中原不能立足，他不会将七星帮的势力移往塔尔寺？借重老宗巴？”

伍少琪听得周身冷汗直冒，果真塔尔寺与“七星帮”同流合污，那时候，倾中原一流高手齐上塔尔寺，也讨不了什么好！

金魔物色七星帮的魔头，一个个无不是千中选一，随便站出一个来，都够伍少琪伤脑筋。

伍少琪更清楚，这老宗巴现在的一身邪功，只怕要比他强些，刚才的一招只算平手，老宗巴挫了三步，而伍少琪事先见机，取巧退了八丈，假如他不退，硬挺着，怕早已伤在老宗巴

的“赤焰掌”下了。

那时，他何止才退后三步，输的恐怕是伍少琪。

老宗巴既未落败，为什么会知难而退，并宣布塔尔寺的门人从此之后，不再重入中原？

老宗巴有老宗巴的苦衷，他乃是绝代凶人，心机之深、之沉，恐怕诡滑如金魔，也难望项背。

第一、五狼婆婆是老宗巴生平最大的对手，三十年前，老宗巴与天外七魔那场勃溪，老宗巴当时最怕的是五狼婆婆，他慑于五狼婆婆的“无影十三剑”同“淡烟幻影”轻功，须知，一名轻功天下第一，且又剑术通神的高手，的确是武林中人的劲敌；第二、老宗巴的“赤焰掌”最是耗损真力，如果第一掌不能败敌，自身的功力已耗去了三成，第二掌再不能杀敌，则自己的功力已去半数。

处身于此种情况之下时，那第三掌最好是不发，因为第三掌发出来只有五成了，强弩之末，不会伤敌的。

老宗巴怎还不自找退路？寻台阶下台鞠躬。

最使他胆骇的还是伍少琪的“天罡掌”其力道之强劲，恰是老宗巴这门邪毒掌力的劲敌，而且，伍少琪学会了他最头痛的“淡烟幻影”轻功。

伍少琪在想，五狼婆婆叹口气，道：“算了！孩子！老身大概是苦命，我只说此生只入中原一次，找到传人就回到双城子，守先父先母的墓陵以终残生，谁知，会凭空闹出这些枝节来，好啦！老身这就回双城子去，将来，你有一天上塔尔寺，婆婆不会闲着。”

伍少琪心中大喜，深深一拜称谢。

“孩子！好自为之！”五狼婆婆突然扭身，双袖飞舞，荡起一缕清烟，往北纵去。

五狼婆婆走了，伍少琪怔怔的望着她如烟的身形消失在远方，喟然一叹，有些惘然苦失。

今后，何去何从？

伍少琪游目一扫地上恶斗的残痕，不由自己的有些感伤起来，想着“父仇”“师恨”，他不禁泫然欲泣。

偏生，“父仇”牵连师叔“雪山人屠”，果真父亲“飞金环”伍银昆之死与师叔有关，那时，自己如何为父亲报雪大仇？

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但为报仇而杀害师叔会不会陷自己成千古罪人？杀雪山人屠且不悖逆天理？

再说“师恨”，师父死在师叔金龙子手下，是自己亲眼所见，将来，这笔账又如何去算？

金魔更难处理，第一、他乃是杀师仇人。第二、他乃是现任武当掌门人，自己师父想实现回武当的愿望，一切大权，全操之在金龙子手上，为报师仇，自己就得杀他，要杀他，岂不是落个大逆不道的罪名。

想实践师父玉龙子重返武当的愿望，就得有求于他，求他还像话，岂不置师仇于不顾，那还像话？

再说自己最大的责任是继承师父的遗志，截阻“七星帮”的成长，要阻“七星帮”，就非与金魔正面为敌不可！

伍少琪想来想去，烦恼之极，仰头一声悲啸，两只脚放开尽量狂奔，他也不知要奔向何处，只想尽情狂跑，将胸中那口闷郁之气吐尽。

日色西沉，来到一处不知名的小镇，一阵奔驰，好像心胸舒畅了不少，猛觉饥肠辘辘，随便找了家酒馆，点了两样菜，也要了壶酒，一个人自斟自饮着闷酒。

说不出的闷，此时此地，他真想痛而快之的喝个他酩酊大醉。

一杯两杯，酒入愁肠，所谓闷酒易醉，不知不觉间，醉眼朦胧，也有了八分酒意。

正如此时，店门口一亮，驰来一辆华丽香车，香车嘎然一

声停在店门口，那个粗眉大眼的车把式小心翼翼的自行车轱上搬下楠木踏蹬，往车门口一放，然后伸手拉开车门。

门开处，一股如兰似麝的香气夺门而出。

紧跟着香气露出张娇艳如花的甜面孔。

那张面孔，黛眉如漾漾远山，俏目如西子湖中的秋水，莲步款款，步下位明艳照人的宫妆少女来。少女一身水绿罗衫，下拖一袭雪白素裙，微闪动着那双会说话的葡萄凤眼，向酒馆内扫了一眼，一皱眉，低低问那个戴范阳斗笠的粗眉车把式：“王三，这是最好的一家酒店吗？”

那车把式尚未接腔，站在阶沿口直流口水，傻不愣登的店掌柜闻言慌的上前一步，哈腰含着谄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不错，小店确实是我们莱阳镇上手屈一指的酒店，小店的汾酒糟鱼驰名北五省，惯走京陕大道的人，没人不识小店的。”

“呃！”绿衣少女眉眼一转，露了个甜甜的微笑。

一笑之后，莲足轻轻一踢长裙，一步踏上台阶，往店内走去。

此刻，店中食客不少，约莫有三四十人，少女一步跨进店，本是嘈杂哄闹的酒店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
静的出奇，静的鸦雀无声，一个个直着双醉眼，有的擎着酒杯，有的捏着筷子，忘记了吃喝，呆滞的眸子随着姑娘的身子在移动。

少女像块吸铁石，吸住了每个人的眼神。

少女不屑的扯动下唇角，露出丝鄙夷的冷笑，一抬头，不屑一顾众人一眼，昂然进店。

店小二弯着腰倒退步子，将少女接进店。

问题来了，这家店虽然有名，但坐位不多，此刻正当上市，恰好是个满座，这样一位女客该坐何处？

店小二一直将少女引到店中心，方发觉不妙，暗叫了声“苦”。

少女俊面突的一寒，陡然止步，冷嗖嗖的问店小二：“我坐什么地方？”

店小二环扫各席一眼，一搓双手，苦着脸结结巴巴，说不出话来。

此时，数十双眼睛，全纵少女身上收回来，回望了下自己的座位，将屁股移了移，那意思是想匀出地方，也好让店小二将少女安顿在自己座旁，别的不说，饱餐秀色一顿，享上顿眼福再说。

三数十名酒客中，唯有伍少琪自始至终，连眼角都没动一下，管自端着杯，自顾自的浅斟低酌。

少女的美目像着了魔一样，轻梭眼角，偷偷瞟了伍少琪两眼，她看出伍少琪像根木头一样，竟然无动于衷，对她这么美的人儿不屑一顾。

少女轻轻一哼，皓齿咬了咬下唇，眼角一梭，指指伍少琪对面的一张桌子，向店小二随随便便的说：“我坐在这儿好啦！”

“吁！”几乎是不约而同，数十声失望的慨叹同时发了出来。

就中，却喜坏了一个人，喜坏了那个在伍少琪对面独据一席的酒客，只喜得那人张大了嘴，色迷迷的眼眯成一线，直望着少女。

此名酒客竟然是个又肥又胖的大和尚。

大和尚肥头大耳，脑满肠肥，长得委实惹人讨厌，身穿件及膝僧袍，犊鼻短裤，敞开了胸襟，露出了满身的肥肉，黑茸茸的胸毛根根如刺，每笑一下，周身肥肉抖颤，最使人惹厌的是他那双色迷迷的水泡眼。

说怪也真怪，少女什么地方不好选，偏生选了那肥和尚那席。这一来，可喜坏了胖和尚，像梦中梦见天上掉下颗星星来，一下子跌进他怀里，只乐得他大嘴合不拢，嘻嘻直笑。

少女选定座位，店小二如释重负，慌忙搬了把椅子往少女身后一放，少女就一点不客气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
她跟着点酒叫菜，店小二一叠连声的吆喝着退了下去，忙着为她张罗酒菜。

少女不时咬着香唇，美目不时盯着对面视若无睹的伍少琪打量，可是，她失望了，伍少琪自始至终，连正眼都不看她一下，只端着杯喝着闷酒，像有无穷心事似的。

相反的，坐在她侧面的胖和尚，那双水泡眼自一见少女起，目光就未从少女脸上移开过，血盆大口箕张，口水淋淋，像只饿了半辈子的馋猫。

说怪也真怪，少女竟会对这样一位惹厌人物一点都不动气，对伸长脖子几乎将嘴凑到她俊脸上的大和尚一点都不动怒，还不时一转美目，有意无意的瞟他一眼。

每当少女瞟他一眼，他全身就像中电一样的震颤一下。

够了！仅是那么一眼，足够胖和尚乐死了，不知羡煞了多少酒客。

不知有多少双羡慕的眼睛投向胖和尚，胖和尚更乐了，顾盼自雄，洋洋得意，笑意中充满了万丈豪情。

接着店小二送上了酒菜，少女亦如伍少琪浅斟低酌，喝闷酒。

俏眼盯着伍少琪，渐自，她也像看出些端倪来了，对方，有着不如意的心事。

少女像受了伍少琪的感染，轻颦黛眉，凝视着伍少琪。

胖和尚裂开大嘴随着少女的眉峰陡然塌了下来，眯成一线的水泡眼也陡然暴睁起来，像对铜铃，吐着熊熊怒焰，缓缓侧脸，射向伍少琪。

说不出为什么，他此刻恨煞了伍少琪。

胖和尚恨伍少琪的原因很简单，一个字——“妒”。

他从少女关切伍少琪的眼色看出来，少女选择他的桌子乃是便于看伍少琪，说明白了，少女对他无半丝好感。

胖和尚这一怒，简直是妒火中烧，怒得五脏翻腾，他陡然

一掌拍向桌子，只拍得盘飞碗跳，汤汤水水，淋漓四溅。

少女似乎做梦也料不到胖和尚会来上这么一手，胖和尚一掌甫落，也不见如何动作，身形不动，她屁股下面的那张椅子竟然后移三尺，避开了那些横溅的汤水。

胖和尚这一拍，数十双眼睛齐现惊色，转投向少女，每一个人心中全为少女担心，怕她受了惊骇。

伍少琪缓缓将头抬了起来，瞥望胖和尚一眼，在这匆匆的一瞥中，他也看到了那位美如天仙的绿衣少女。

绿衣少女酒涡浅露，冲着他露了个甜笑。

伍少琪面色平和，毫无异样表情，因为，在他的一生中，曾有过不知多少貌若娇花的少女偷偷地看他。

他心安理得的将目光转望着大和尚，投以询问眼色。

大和尚肥掌仍按在桌面上，铜铃眼突出目眶瞪伍少琪一眼，打鼻管中怒哼一声。

伍少琪一怔，胖和尚见伍少琪没有反应，不由气往上冲，改喝为冷笑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没有见过酒家？”

伍少琪剑眉一扬，不由怒气陡升，也是喝了八成酒意，合该有事，当下也沉着声音回答：“在下与大师的确素昧平生，自然没见过大师。”

他虽是怒极，但所答仍极平和。

“嘿！你既有眼不识泰山，没见过佛爷，也难怪！佛爷就爽快告诉你吧，佛爷是来超渡你小子的。”

胖和尚什么话，简直是充满了火药气味，伍少琪涵养功夫再到家，处于此种情况之下，也不免气极怒极，何况他也有了八分酒意。

他虽然怒极，但仍不失大侠风度，缓缓离座，站了起来，双拳微抱，沉声说：“大师有什么赐教尽管明示吧！”

“嘿！嘿！没别的，我看你小子不顺眼。”胖和尚霍地站了起来，指指伍少琪。

少女唇含微笑，不惊不恐，也缓缓地站了起来，退后三步，准备作壁上观。

伍少琪心中正烦透，再被酒力一托，不由怒气腾跃，俊目之中，顿时威棱毕现，不愿多作无谓的口舌争辩，淡淡说道：“大师划道吧！”

伍少琪缓缓伸手抓起酒杯，一口猛将剩下的半杯酒喝下。

立时之间，他那张俊脸有如刷上层红漆，红的可怕，连喘了两口大气，一个踉跄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栽倒地上。

胖和尚一拍手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他笑得十分得意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突变，变起仓猝，少女为之惊奇不定，数十名酒客则附和打哈哈，一个个露出会心冷笑，看着地上蜷躺着的伍少琪鄙夷的冷嘲，道：“他妈的小子，德行太差，四两黄汤落肚，就现了原形啦！”

众多食客之中，就只有那少女认为伍少琪并不是不胜酒力醉倒，他认定那胖和尚向伍少琪点去的那一指有毛病，说不定他在那一指中弹了些药粉出去，恰好落向伍少琪的酒杯，而他又算计好了伍少琪在八分酒意之下，如果离去，定会将余酒喝下，这几乎是醉未醉之人的常态。

胖和尚狠狠朝地下躺着的伍少琪啐了一口，又是大马金刀的一屁股坐了下去，一端酒杯，也睨着眼睛朝少女淫笑着说：“小娘子，来！酒家敬你一杯，别那么死心眼啦！小白脸一个个都是蜡头银枪，中看不中吃，还是酒家管用些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胖和尚突然惨叫了一声，凶睛怒突，张口吐了排大牙。

这一下变生肘腋，胖和尚作梦都想不到自己会着了下重的，吃了个哑巴亏，张目四望，怒跳如雷。

他在找算计他的人。

三四十名酒客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瞧热闹，没有一人动过

半步，那绿衣少女也愕在当场，未动过一步，但胖和尚大牙掉了一排是事实，这又是谁打的呢？难道是胖和尚故弄玄虚？

世间上哪会有这种傻子，自己卸下排好生生的牙齿？

胖和尚分明感觉到当他正乐不可支，一面淫声秽语调戏少女，一面举杯就口之际，腮帮上挨了下重的。

那一下份量够重，要说是眼前这绿衣少女挟怒出手打他，说什么她也不会一声不吭的就扬手打人。

再说，凭他一身出类拔萃的能耐，少女一举一动，又怎会逃出他的眼去？

何况，少女站在原地纹风不动，面上，正冒着腾腾盛怒。

少女虽然寸步未动，但胖和尚默察形势，地上躺着的人不会打他，他见过少女挪动的身法，十成认定是少女出的手，不由怒冲牛斗，凶睛一瞪，怒腾腾的叱骂道：“小贱人，原来是你啊！”

叱声落，掌已扬，飞身扑向含怒的少女。

谁知身形才动，脚下突地一个踉跄，像是吃人绊了一下，背上挨了一掌，重心猛失，一个庞然巨躯歪歪斜斜向右侧一张桌子扑去。

“哗啦”暴响声中，起了两声惊叫，人影乱飞，胖和尚一个蠢牛般的身子四平八稳的压上那张桌子，将张方桌压成八块。

汤菜杯盘自更不待言，碎裂飞溅，相邻几张桌子上全遭了鱼池之殃。

好胖和尚真个了得！猛挺腰，一步腾跳起来，凶眼冷光四射，怒骂道：“他妈的，有种的给佛爷滚出来，一再暗中戏弄佛爷算哪门子好汉！”

“贼秃！”一声喝，胖和尚周身打了个冷战。

原来那一声喝，竟然发自地下躺着的伍少琪。

伍少琪一喝之后，托地跳了起来，胖和尚反被他怔住，愕然自语道：“我的迷魂散难道失灵？”

伍少琪送服“归元丸”体内已有抗毒性，胖和尚弹出的份量不多，怎会迷得住他。

就算他没有服食过“归元丸”，以他现在快达登峰造极的内功火候，便是生吞五毒，又耐他何？

原来伍少琪存心要惩治胖和尚，见他暗施毒手，不由心念一转，将计就计的喝下余酒，倦装中毒倒下，暗运掌力，趁他不备，遥遥打出一道无形掌风，磕落胖和尚一排门牙，再又连打两道掌风，将胖和尚打翻，使胖和尚丢个大人。

胖和尚接连吃了伍少琪的苦头，简直怒极，怒得双眼血红，两只蒲扇大的肥掌一扬，咬着牙向伍少琪电扑而至。

伍少琪身形如电，清烟一闪，失了所在，胖和尚扑了个空。

门口传来朗朗的喝声：“贼秃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

胖和尚一怔，望望门口喃喃自语：“‘淡烟幻影’……”

少女俏面也为之失惊，接道：“五狼传人……”

“追！”胖和尚双臂猛张，宽博的僧袍一振，一个蠢牛般的身子凌空飞向店门。

店门外，伍少琪气定神闲的昂立着。

胖和尚跃落伍少琪身前三丈，冷声喝：“小子通名！”

“免了！不说行不行？”

胖和尚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不说不行，黄泉路冷，早点报出名字，佛爷好超渡你，免的你做枉死鬼还迟到。”语意尖酸刻薄。

“伍少琪。”伍少琪朗声答。

“铁胆屠龙！”少女不知何时跟了出来，讶然惊喝声，面上露出一种怪异喜容。

不错，伍少琪这个“铁胆屠龙”的浑名是在关洛道上闯出来的，当时他力战“八骏飞僧”名震河洛，多少成名人物败在他手下，一时声名大噪。

少女这一喝出，胖和尚说不出的怒，只见他双拳捏得“咯咯”乱响，沉声喝问伍少琪：“小子，知道佛爷是谁吗？”

伍少琪摇头。

“佛爷是‘欢喜’。”

伍少琪一震，骤然想到以尸魔为首的域外四邪来。

如今尸魔被他师兄阴魔白无常打死，余下的三邪，这位善使毒粉迷魂，且又好色如命的花和尚名列第二。

一听这和尚自报名号，伍少琪不由心中奇怒，怒“欢喜佛”邪恶的一生，不知多少良家妇女毁在他手上。

“欢喜佛”一亮名号，少女也为之俏脸色变，身不由己的退了三步，贝齿一咬，黛眉怒扬。

伍少琪猛往前跨出一步，探掌亮出门户，干到了极点的说：“秃驴，拿命来！”

“欢喜佛”闻声也不吭声，裂嘴怒晒，双拳一举，亮出门户。

伍少琪正自惊讶，不知道这和尚亮的是什么拳，少女也自一声惊喝：“云雨拳。”

“云雨拳”乃是天外七魔中的“一笑佛”的成名绝学，如今欢喜佛亮出此拳，伍少琪立时想到一个问题：“‘欢喜佛’是‘一笑佛’的徒弟。”

伍少琪一咬牙，怒声说：“管他呢！有其徒，必有其师，他师父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大不了连他师父一块……”

“块”字未落，欢喜佛亦已发动攻势，伍少琪但觉前一花，拳影乱落，罩向自己周身要穴。

伍少琪亦不由心中吃惊，慌忙挥动两拳，划出道拳风，将敌拳封住。

就这么弹指之间，欢喜佛如雨点的拳影已打出七八拳之多，伍少琪至此方信这“云雨拳”的确不愧为一笑佛早年成名武林的绝学。

这“云雨拳”的取义，本来是极端狭邪的轻薄名字，取“巫山云雨”之义，但伍少琪此刻的感受大是不同，他认为这